

語絲

第五卷，第四四期

蘇俄普羅文學發達史

岡澤秀虎作
楊浩譯

(1) 序

文學是由作者(個人)和讀者(社會底集團)的相互關係所產生出來的。沒有讀者的作者不會有。文學是個人的產物，同時是社會的產物；是個人的意識的反映，同時是社會底集團的意識的一形態。離開社會底集團的意識而獨立的個人的意識不會有。而決定社會底集團的意識的，是社會的生活條件。所以像革命這個社會生活上的一大變革，要大大地影響及文學是當然的。

(825)

一九一七年十月廿五日(陽曆十一月七日)的俄國大革命，使俄國文學起了劇烈的變化。那，滅亡許多人，產生許多人。從來站在文壇的中心的文學者們的大部分，背叛革命逃亡了。這是最大的變動之一。而這不單是表面底形式底的沒落。失掉了自己的階級，自己的生

(826)

活條件的他們，內面底創造之道也被斷絕了。所以就是殘留在國內的人（政治底不表示反革命者），凡不適應於革命的，都漸次地滅亡下去了。在不同的社會底條件之中，從來的文學不能跑和從來一樣的方向，是當然的罷。然而既成作家滅亡了這事，決不意味着布爾喬亞已經滅亡了。反對地，在本質底文學上的布爾喬亞文學的傳統，到今日還繼續着。但那是站在布爾喬亞文學的傳統上之謂，和革命一齊屈折變形來了的這些文學，和革命前的舊布爾喬亞文學自是不同。然，這樣的變形屈折，不待說不是一朝成就的事，乃是跟着革命後數年間的各社會階級的生活條件、（革命雖政治底地克服了布爾喬亞與地主，但在經濟底，意識形態底上面，他們尚存在着。革命還不是無階級的時代，一時反要更激成階級的對立鬥爭的）的變化而起的。

革命影響及文學最重要的，除布爾喬亞文學的這樣變化之外，就是普羅列塔里亞文學的醒目的勃興。

革命使普羅列塔里亞特進於支配底地位，給了他創造的好條件。結果，非自然發生底的普羅列塔里亞文學便興起來。但普羅列塔里亞文學的運動，也跟着年月的過往，漸漸發達下去了。

關於這些的變遷的過程，試作一個精細的年代底記述如下。

從革命後到今日的俄國文學，大體分爲三期最妥當。

第一期，是從一九一七年的革命後至一九二一年的新經濟政策的時期。

第二期，是從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五年的時期。這個時期因新經濟政策的影響，和第一期的情調非常差異。

第三期，是從一九二五年七月的『黨的文藝政策』的發表起至今日時期。這個時期，因文藝政策給了第二期的論文到某程度的解決，是個漸漸注重創作起來了的時期。

2 第一期

第一期就是所謂『戰時共產主義』的時代。只看『戰時共產主義』這句話便可以明白，蘇維埃的全社會，在這個時期是差不多把全部的力量都注在政戰（指揮黨軍和反革命的諸勢力戰）及經濟戰（因物質底窮乏，人人只爲着生而非費精力的大部分不可。）的了。所以這個時期的俄國文學，全在混沌的狀態中。尤其是在革命後的半年間，因社會底變動太大，文學竟一時完全斷絕了。

然，文學不久就再生起來。而第一被印刷刊行的文學是普羅文學，是極當然的事。因爲

(828)

革命在一切的方面，都給與普羅列塔里亞特最方便的條件。

革命後的普羅文學，以普羅教化部(Proletkult)的運動的一部發生了。普羅教化部，是A. Bogdanov長年間的理想，接着革命的好機會實現出來的東西。牠的設立在一九一八年，但倏忽之間便擴佈全俄，數月達到三百以上。這個運動的目的，不待說是在組織底地確保普羅列塔里亞特在文化上(主要是意識形態的分野)的支配底地位。由是，普羅教化部比誰都先提出普羅的文化底獨立問題，布爾喬亞文化的繼承問題，怎樣對付非普羅文化的問題，諸如此類的普羅當前的最重大的文化問題，來討論了。

從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日，普羅教化部的第一回全俄大會，在莫斯科舉行，在這會議上可決了如次的決議。

『爲要在社會底活動，鬥爭，建設上組織自己的力量，普羅列塔里亞特必要自己的階級藝術。』

比這個會議還在先，普羅教化部已經開始出版普羅文學者的叢書，爲運動的第一步了。最先出來的，是亞歷舍額斯契約夫的詩和散文集的『勞動者的搥音之詩』。

又從一九一八年七月起，普羅教化部的中央機關雜誌『普羅列塔里亞文化』發行，繼着

『鎔鑪』(莫斯科)，『未來』(列寧格勒)也出現，風行所及，更至於各地的普羅教化部都有着各自的機關雜誌了。初期的普羅文學，就是以這些雜誌為中心，而在作品方面理論方面都極形活動了。

普羅教化部，恐怕就是人類最初的普羅文學運動的母胎。所以許多堪負這樣重任的傑出的文藝理論家，齊集在那兒。第一就是這個運動的指導者 A. A. Bogdanov，圍繞着他的，有夫約特爾，卡里甯，巴武厄爾，麥斯沙里科，瓦列里揚，巴里揚斯基等。他們都是永久不能夠被忘記的普羅文藝理論家。

普羅教化部的文學理論，是從普羅列塔里亞特要在第三線得到勝利，必須有他們自身的文學即普羅文學這個見解出發的。而普羅列塔里亞特之所以必要自己的階級藝術，是因為那有組織他們的意識形態的力量，能夠幫助普羅列塔里亞特的目的達成的。

普羅列塔里亞的意識形態是集團主義。所以普羅文學是集團主義的藝術。普羅文學是集團主義的藝術說，明快地規定普羅文學的根本特質，是至今日被一般所承認的理論。所以最初提唱這個見解，是普羅教化部不朽的功績；然而普羅教化部的文學論的特色，還是在乎說普羅文學須努力於集團主義的意識形態的組織，同時不可不常意識着全人類底精神的樹立這

(830)

個目的，而立志使這個精神成長這一點。

由是普羅文學既是經集團主義而向全人類底精神的，所以說題材不得僅限於集團底現象，又說普羅文學非攝取過去的人類文化所產生的全人類底文學，來做自己成長的糧不可。

如上述的普羅教化部的文學論，是抽象底，原始底的。這是因為在普羅教化部活躍的時代（一九一八年——一九二〇年），普羅列塔里亞特的面前雖有政治底，經濟底現實，但藝術底現實差不多完全沒有的緣故。

一九二〇年，給與以普羅教化部為中心的文學運動一個致命底打擊了。那就是普羅文學的最有才能，最被一般所期待的理論家卡里甯及麥斯沙里科相繼而死的事。他們的過早的病死，據說是因革命後不眠不息的活動，把全部的精力都供獻了的緣故。

以失掉這個有力的指導者為一部的原因，以後普羅文學運動的中心，便移到在同一九二〇年組織出來的普羅作家團體『鐵廠』去了。

『鐵廠』是文學史上最初的普羅作家團體，在這兒，集着初期的普羅作家的全部（除開地密場揚麥德奴威）。

『鐵廠』一派的普羅文學的特色，是在絕叫底地歌咏熱情，興奮這點。他們抽象底地以字

宙底大規模，來歌唱着革命的世界底意義，解放的熱情。因為在革命的混亂中，是沒有具體底地描寫，敘述的餘暇的。『鐵廠』一派的文學觀，是登在這個雜誌第一號的宣言，及在這一年五月十日的全俄普羅作家會議（從二十五個都市集了一百五十人）的決議；那和普羅教化部的理論有很不同的地方。就是普羅教化部注重文學的內容，反之，『鐵廠』却在形式方面盡心，即理論家和作家的相異。

3. 第二期

在一九三一年三月佈告，從六月開始實施的新經濟政策（Nep），是蘇俄社會生活的一大轉換。因之，在文壇上也起了大變化。

新經濟政策把蘇俄的社會，從物質底貧困救出來了。結果，蘇俄的文壇，才能夠定期刊行和革命前同樣的大冊的雜誌。『印刷與革命』及『赤色新地』的兩大雜誌，就是在這一年的六月同時開始發行的。兩者都是國立出版所所發行，前者的編輯是盧那卡爾斯基，後者由瓦浪斯基編輯直到今日。

以大雜誌的誕生為機緣，革命後一時沉滯了的俄國文學，便重新入於發展的時期了。這個文學發展的物質底好機，在精神底方面，是立脚於着實的，現實主義的精神的時代。（新

經濟政策便是現實主義的政治底經濟底表現。)所以在這兒所要求的文學，是現實底客觀底的現實主義的文學。最適合於現實主義文學的形式，不待說是散文。因這樣的理由，所以蘇俄的文學，開始要求表現自己的現實的作品，和即於現實而確實地進展下去的傾向。然而從來醉心於革命成功的歡喜和理想的高唱，過信自己的力量，期待着世界革命現在快就要成功的詩人們(鐵廠一派)，和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同時，精神上受着激烈的打擊，不能容易地就轉向於現實主義的精神。

這時，那親自體驗了國內戰當時的現實的，雖不是共產主義者然而也不反對蘇俄的智識階級，便開始描寫他們的體驗來了。他們因最初把新時代和新人物，具體底地示給蘇俄的公衆知道，所以受了非常的歡迎。並且受了舊文化的薰育的他們的藝術底天分的優秀，是從來的普羅作家所看不到的，這也是一個原因。關於他們，托羅茲基這樣說着：——

『他們的文學底及一般底外觀，是由革命所創造的。而他們的全部，都各各自己容納着革命。然，在這些個人底的容納之中，有着他們全部所共通的特質。那就是他們截然和共產主義區別着，常有着反對共產主義傾向的特質。他們把握不着革命的全體。所以在他們，革命的共產主義底目的是不可解的。他們多少都有越過勞動者的頭，而以希望的眼睛望農民的

傾向。他們不是普羅列塔里亞革命的藝術家，而是革命的藝術底同伴者。」這實在是一個適評。以後他們便被稱為同伴者了。

兩大雜誌，尤其是『赤色新地』喜提供誌面給他們。因此，同伴者一躍便占了蘇俄文壇的支配底地位。若從他們的文學底才能之點來說，他們是適於這個地位的；但若從意識形態的方面來說，他們在普羅列塔里亞特獨裁的蘇俄，可以說是不適於這個地位的也未可定。因為同伴者，是反映着認革命只是政治底的小布爾喬亞（猶其是農民）的意識形態的。然而這是普羅文學未發達的時期所難免的舉。

同伴者的文學，是昨日的文學到明日的文學之間的橋。在他們的文學之中，和過去的傳統衝突的沒有，但傳統的支配也已經沒有了。這樣，從他們的全盛期二一年至二五年之間，他們實在顯示了多種多樣的色彩，但其後和蘇俄社會內的階級底文化進着步同時，便起左右的分離，比里尼壓克，葉賽甯等爆發了反革命的本性，而列奧諾夫，舍夫里拿，伊瓦諾夫，耶科列夫，夫厄田，巴麥里等的傑出的作家，則漸次和普羅列塔里亞意識形態和解下去了。在這個意味上，列奧諾夫的『巴爾奴基』，舍夫里拿的『維里涅壓』，夫厄田的『都市與年』，伊瓦諾夫的『哈勃』，巴麥里的『騎兵隊』，是值得注意的作品。

(834)

同伴者一躍在文壇上占着壓倒底勢力這回事，給與普羅文學運動非常的衝動。普羅文學運動應着這樣的形勢，不得不重新再整頓陣容了。而這個新陣容，不由『鐵廠』一派，而由一般新人的力量所建設了。

和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同時，從來把全力傾在軍事底政治底的戰線上的共產黨員，開始把他們的力移向於文化戰野了。結果，在一九二二年之初，生出了兩個新的普羅文學團體。一個是以少數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爲土台的『少年親衛隊』，還有一個是以新聞報『勞動者的莫斯科』爲基礎的『勞動者之春』。

然，在這些新進出於文壇的共產黨員之前，有非普羅作家的壓倒底優勢，及把握不到新階級(Nep)的意義的可憐的友軍(鐵廠)存在。這是他們所不能默認的形勢。結果，他們終於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七日，在『少年親衛隊』的編輯室集會，組織了新團體『十月』。

在這個團體，脫出了『鐵廠』的羅朵夫，馬拉守金，朵羅哥伊淺科，『少年親衛隊』的同人亞爾登，武厄削路易，麥茲勇斯基，賈羅夫，守敏，古茲涅左夫，『勞動者之春』的同人索科羅夫，伊斯包，朵羅甯，此外列列威支，里麥田斯基及達拉索夫，羅幾奧諾夫等，都參加了。他們設立這個團體的意旨，在同日他們寄給『伊茲威斯賈』紙的書翰中說得很明白。這封

書翰被揭載在十二月十二日的『伊茲威斯賈』的報紙上；——

「最近，普羅作家團體『鐵廠』，據我們的確信，已經有着和普羅列塔里亞特在文化戰野上鬥爭進展中所生的諸問題相離很遠的趣味，而變爲少數人的封鎖底團體了。」

「在這樣狀態中的『鐵廠』，我們認爲是阻害普羅文學的新興勢力發達的機關，所以我們以在普羅文學上確立共產黨的方針，以全俄及莫斯科普羅作家聯盟的設立，爲緊急的目的，組織普羅作家團體『十月』出來。」

爲着要實現這個目的，於一九二三年三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之間，開了普羅作家第一回莫斯科會議。代表『鐵廠』的基里羅夫，攜着自派的宣言書出席這個會議來了。其他七十四人的作家來集。內容是勞動者三十七人，智識階級二十五人，農民十人，但其中五十人是共產黨員。

在這個會議的席上，『莫斯科普羅作家聯盟』被組織起來，（『鐵廠』沒有參加），羅朵夫的報告被採用爲『十月』的綱領了。這個綱領雖以羅朵夫的名義發表，但實在是由這一派的四五人的批評家（列列威支及其他）所合作出來的。而這個綱領。是蘇俄普羅文藝理論中最重要的理論，可以由下面的事實證明：就是這個綱領，不單是爲『十月』一派所採用，在二五年五

(836)

月的全聯邦普羅作家聯盟的擴大執行議會，也被採爲綱領了。借着列列威支的說明，這綱領『並不是意味着把一切的普羅文藝作品導入兵營底單調，而是表示自由的必然的創造底欲求，也有着一定的意識形態底見解，以根本底見解的一致爲基礎而發達』的。這個綱領包含着一切普羅列塔里亞的領導權獲得的必要，作品的內容，形式的問題，及對同時代的非普羅文學的關係的諸問題。

4 『在哨所』和『列夫』的論爭及全聯邦普羅作家協會的結成

『十月』一派，在一九二三年月六，起始發行自己的機關紙『在哨所』。羅宋夫，列列威支，瓦進，伊列格羅夫及其他的論客，據着這個『在哨所』作文非難『鐵廠』，又對『同伴者』及『列夫』加以激烈的攻擊。這時候，他們主張在政策上，非以政治底手段來克服這諸派不可。這兒便有他們的根本底錯誤。這和普羅教化部的理論完全相反。然，『在哨所』的論戰是活躍的。這個雜誌差不多全部都登載着理論。（作品大多數是載在『少年親衛隊』或『勞動者之春』的。或者出單行本。）

在作品方面，這一派也非常活動。順應着新經濟政策的精神，堅實的敘事詩代着從來的『鐵廠』的抒情詩而興。他們不適於描寫革命的『節目』，而適於描寫革命的『普通日』。但這不

待說不是意味着『鐵廠』的詩作的無價值。各是各時代的必然的必要的產物。

在散文的方面，也出現了不少於『同伴者』的人材。雖同是描寫革命的現實，但他們是以前衛的眼睛來觀察的；在這兒有他們絕對的優勢。在這方面，舍拉費莫威支的『鐵之流』，奧麥仁斯基的『一週間』，格拉特科夫的『水門汀』，忽魯馬諾夫的『賈巴厄夫』，馬拉守金的『達尼爾的沒落』，法梯厄夫的『潰滅』等，都是可注目的作品。

應着『十月』一派的攻擊為同伴底力說他們的偉大的社會底意義的，是托羅茲基與瓦浪斯基。猶其是『赤色新地』的編輯者而直接幫他們的瓦浪斯基，當着『十月』的陣頭大奮戰了。這兩派的論戰是蘇俄文藝批評史上最可注意的事，在那兒提出了許多重要的文藝問題。做擁護同伴者的根柢的，是托羅茲基的普羅列塔里亞文化的否定論。然而他們仍然是普羅列塔里亞特所生的文學（他們稱之為革命的文學）的熱心的同情者；不過不像『在哨所』一派似地那麼極端支持他們罷了。公平看起來，他們的理論，比『在哨所』一派遠示着深刻的文藝（文藝的特殊性）的理解。

『列夫』也從牠獨特的立場應戰『在哨所』了。『列夫』（藝術左翼戰線）是應着未來派的Zop的變形。這是在一九二三年三月，舊未來派的同人為主，結成『藝術左翼戰線』，開始發行了

(838)

機關雜誌『列夫』的。

在『列夫』的創刊號上，題爲『綱領』，登載着三個宣言及詳述着此派的藝術理論的久賈克的長論文『在生活建設的旗下』。要點如次：——

『列夫』要依自治團體的精神來煽動藝術。

『列夫』要和舊布爾喬亞文學（生活破壞的文學）戰，而產生生活建設的文學。

『列夫』對於藝術諸問題，不像那只重視思想的最左翼派（在哨所）似地依多數來解決，而要靠工作來解決。

但如前述『列夫』的前身『未來派』，是以布爾喬亞文學傳統的文學底否定者破壞者產生出來的。所以生活意識底地否定布爾喬亞文學，要把這意識都取入藝術的內容，事實上在他們是很困難。在這一點，他們到底不及普羅文學的理論。然而在形式的範圍，他們比誰都過激地把過去的傳統破壞了。他們想把藝術的形式和生產的形式混在一起。由是他們不單在文學方面，在繪畫，音樂，工業的方面也進出了。這一點他們和構成主義一致。所以這一派的作品和Zora一樣，一時雖示着寫實底散文底傾向，但後來漸次變成構成底起來了。而比着同伴者的文學農村底，他們顯著地是都會底的。在最近少年蘇俄的智識階級，也很多示着這個傾

向。『列夫』的藝術理論，是現代的藝術理論最可注目的之一。

對於『在哨所』的攻擊，『鐵廠』也應戰了。第一彈就是在前記的普羅作家第一回莫斯科會議朗讀了的宣言。這個宣言在一九二三年的『普拉烏達』報第一八六號公表了。可是這宣言含着許多的矛盾。他們無視了他們從來的藝術底情調，單單爲着理論底對抗而大言壯語。然，無論怎樣想在理論上求補救，他們的藝術底情調也已成過去。如印格羅夫在『在哨所』的創刊號所指摘似地，從傾向上說，『鐵廠』是已經滅亡了的。因這結果，『鐵廠』常常要起分裂。然，他們的一部分還想挽回頹勢，以天才詩人卡根爲中心，在一九二四年的六月，發行了『勞動者的雜誌』。可是列列威支在『十月』的創刊號上，作一篇論文論『普羅列塔里亞文學之道』，給與『鐵廠』致命底打擊了。

如上所述，第二期是『在哨所』所捲起的批評的時代，論爭的時代。這個論爭的激烈，教示着政治底意義的重大，而使俄國共產黨注意到文藝界來了。（這一點是『在哨所』的大功績）結果在一九二四年五月九日，爲要決定黨對文藝的政策，由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印刷部的主持，開了一個討論會。在這個討論會，有三個不同的立場。

第一是托羅茲基及瓦浪斯基的立場，擁護同伴者和『列夫』派，反對『在哨所』的普羅文學運動之要政策底地壓倒他們。

第二是『在哨所』一派的立場，絕叫普羅文學的領導權獲得的必要。就是要求共產黨直接干涉文學。

第三是布哈甯及盧那卡斯基的立場，這是折衷前二者的理論的。

這樣分成三派，終於不見有什麼解決，黨的政策決定急速定不下來。

在這個中間普羅文學運動的陣容，由『十月』一派的活躍，全國底戰線統一成功，在一九二五年一月，成立了全聯邦普羅作家協會。於第一次的大會，瓦進的報告『意識形態與文學』，被採用爲決議案了。這個決議，是非難托羅茲基及瓦浪斯基的立場，徹底地要實現己派的主張的。

然，在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發表的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決議『關於在文藝領域的黨的政策』，終於否定了他們的主張。（但普羅教化部以來的理論領導權獲得的要求，被認爲正當的了。）

這個文藝政策給與從來的論爭一段落。由是文壇生出新的氣運來了。

黨的政策導普羅文學運動進入了新的方向。舊的『在哨所』消滅，新雜誌『在文學的哨所』代着發行了。加了『文學的』的文字，是大有意義的。這個雜誌，以實現由文藝政策所指示的方針爲目的。在一九二六年三月發行的這個雜誌的創刊號上，由編輯者之名，否定從來的『在哨所』的指導理論，述着如次。

『注意的焦點非移到創作方面不可。獨習與創作與自己批判是普羅作家的根本標語。』

由這個方向，他們開始努力要實現普羅列塔里亞特的文化底獨立。然，不肯拋棄從來的『在哨所』的立場的瓦進，列列威支，羅朵夫三人，終於脫出全聯邦普羅作家協會，離開大眾去了。

『在文學的哨所』的理論，是普羅文學運動最後的理論，因此也是最近的理論。在這個雜誌出現的一九二六年，普羅文學運動的陣營裏，已經集到許多不劣於任何派的天才。所以由作品的競爭上說，也已經有着足以獲得蘇俄文壇的領導權的實力了。

一方面那承繼着布爾喬亞文學的傳統的同伴者的文學，因在普羅列塔里亞社會生活之中，已經過了十年，當然要受着影響，也漸次與普羅列塔里亞意識形態融合起來了。這個傾

(841)

(842)

向，使普羅文學與其他的文學非常接近了。結果，爲要堅強地實行，保證在革命期的文學者的共同任務，共同利益，至一九二七年，『蘇俄作家總聯合』便被組織起來了。這個聯合，從來的一切的團體（全聯邦普羅作家協會，全俄農民作家同盟，『列夫』及其他）都參加了。

這只是聯合而不是合同，所以個個的羣還保着牠們本來的形態，但這相當強固的聯合機關的組織，對於革命的目的之完成，使文學的偉力比從來的大很多。

並且在這個文學底努力的中心，普羅文學已經在質上或在量上都要握到政權了。
這是最近的形勢。
1930, 2, 7, 譯。

三個朋友

匈牙利繆蓮女士著

晴暉譯

古時有個可怕的大城。那裏住着許多人。這些人當中祇有一部分是富的，這富的一部分人支配其他所有的人們，強人們爲自己作工，多數的人同小孩子一起挨餓，時到寒冬，差不多凍死還得不到一塊破布的工錢。其時這可怕的大城有三個朋友。其中的一個是年老的賢明的人物，是一生爲着要知道怎樣纔能改不正爲正義的原故研究了世上一切書籍的人物。爲這

事業他的身體完全屈曲了。因此，走路的時候他長的白鬚幾乎垂到地面。

其次是一個不得已在某資本家的工廠作工的工人，他每每痛感人們儘管一生必得飢餓，懶惰的過奢侈的生活却不以為怪。第三是簡直是個小孩子似的很年幼的青年。但是一個僅有一塊小地和一匹瘦山羊的貧農的兒子。這農夫青年的名叫做卡斯巴兒。這卡斯巴兒驚於財主的膨大的地和家畜的羣，又見自己父親貧弱的地和瘦的一頭羊，從小就醒悟世界的不正了。

紀念日的前夜，工人梅希奧和卡斯巴兒時時到老人巴塔扎爾那邊去。他們坐在巴塔扎爾的屋頂下的房間，談日間所見所聞種種的事情，其中成爲最談得多的話題，是，認真工作的人們能好好地生活的世界要怎樣纔能建設起來的問題。巴塔扎爾戴正了眼鏡，取過一本厚書來，打算借助牠來解決這個難題。梅希奧本同老人要好。就以天真爛漫的態度，嘲笑地看定自己頑強的拳頭。說：「巴塔扎爾，不是你難懂的書，是這頑強的拳頭同工人的弟兄們的拳頭合成一起來建設新世界的。」

但是，在耕田或拿草來喂瘦山羊的時節東想西想的小卡斯巴兒却說。

「我却以爲是知識和拳頭合做一起來造世界的。」

不久。冬來了。風雪交加，寒氣貶骨的冬天來了。窮人很苦，可是誰也不想去救助他

們。

某晚的事情。卡斯巴兒跑到朋友的家裏來。他拂着帽子上的雪昂奮地說：

「請你聽，我昨夜做了一個怪夢。我看見沒有際涯的漆黑的大海，海面上打着怕人的風暴。青電從雲間輝閃。波濤像屋頂般高。在海上漂着的許多船都被吞到海底去了。我一留神，已在大波打上的船上，駭怕得什麼似的。可是忽然空中發亮了，從漆黑的夜的雲間出現了奇怪的赤星。於是風止海靜，發出平和的青輝。船滿載着一切有用的物品，美麗的物品。駛入曙光曦微，正在向明的港去。我同別的船員們一齊上陸，莫名其妙的走入美麗的城了。那裏毫沒有難看的屋宇和狹穢的街道。所有的人都住着院子圍着的美麗的房子。他們的體格和顏色都很好。看起來又快樂又幸福似的。我在街上曾叫住一個人問『我現在在着什麼地方？』」

「你所在着的是作工作者的幸福的城。在此地凡是認真作工的人都可以好好地生活的。」他說給我聽了。我想起自己和自己城中窮人的事情，再問道。

「怎麼樣纔能到這城來呢？」

「請跟着赤星來罷！」他答。到這裏我就醒了。

三個朋友於是長時間的談這怪夢，大家研究究竟有什麼意思。卡斯巴兒說。

「我從此每晚眺望天空，如果發見了赤星，就跟着牠到工作者幸福的城去。城找着之後再帶你們和所有的窮人來。」

翌晚，梅希奧在戶口的地方叫「我昨晚也見赤星了。」

兩人「講給我們聽呀講給我們聽呀」地叫。於是梅希奧開始說。

「在我面前展開無人的荒野。從荒野的兩端有大的灰色的砂烟互相捲來。仔細一看，原來在遠方有交戰着的兩個軍勢。一方的軍勢，服裝很美！兵士騎着漂亮的馬，使用世界中一切種數的武器，開始的時候，人數上較敵人優勢。別方面的軍勢，衣服襤褸，兵士赤腳，鞋也不穿，幾乎連極貧弱的武器都沒有。於是我一留神便已在襤褸的兵士中間，同他們一齊作戰了。可是，着好服裝的軍勢漸漸陷我們於非常的苦戰，紛紛追攆來了。我們這方面看着就要敗的樣子。這時，不意回頭一看，不是新的着襤褸的軍勢從四面八方飛捲而來，新手次第增加，做我們的援軍作戰着嗎？恐怖的戰爭開始了。大砲轟轟，槍聲劈拍地响，火藥的煙瀾漫得四近完全不見。我的周圍戰友紛紛倒地。因此我也漸漸不安起來了。這時，突然，濃灰色的煙一裂，看見頭上高高的天的一角輝着赤星。同時，着襤褸的軍勢突然一聲衝上前去，把敵軍擊破了。這時候我就醒了。」

「你也做了赤星的夢真奇怪了。一定有什麼道理的。」卡斯巴爾說。

「完全是，這樣，我也想同你一齊跟赤星去了。」梅希奧點頭了。

但是巴塔扎爾搖搖頭。

「夢這東西是靠不住的。不要做這樣的蠢事罷，關係性命的妄想還是不做好嘍。」

梅希奧要怒了，但卡斯巴兒說。

「我們等着巴塔扎爾也做不做赤星的夢好了。」

「那很好，如果我也夢見赤星定同你們一齊去。」老人答。然而這樣說了的他的老瘦的腿恐怕不堪這旅行罷。他在心中暗暗的歎息。

「可是，單祇我們去是不行的。因為要着襤褸的通通給我們加勢時赤星纔亮，我們纔勝利了的。」梅希奧主張道。

他們商量的結果決定如果那夜巴塔扎爾也夢見了赤星，便無論男女小孩一城的窮人一個不剩的一齊帶去。

翌晚，梅希奧和卡斯巴兒將進未進巴塔扎爾的房間時，齊聲問道，「見了赤星嗎？」

巴塔扎爾老人點點頭。於是他做着非常認真的，然而很悲痛的面孔說。

「兩位，在未說我的夢以前，有不能不對你們自白的。昨日你們說要跟赤星去時，我以嘲笑你們的夢的，實因為我怕長的旅路，荒狂的大海和戰爭。我又不願離開你們。爲這原故我纔阻止了你們的。請原諒我罷。」看着巴塔扎爾老人怪可憐的後悔而且悲哀，卡斯巴兒抱着他的頭，梅希奧撫着他的背安慰他。

「什麼，不要緊的，老人。我們什麼也沒怪你。」

「好了，好了，快點講你的夢罷。」卡斯巴兒不能忍耐似的說。

巴塔扎爾依他的話開始說。

「我分開密林登高而峻峻的山。一邊有怕人的深谷。一方在漆黑的夜色鎖着的三步以外，看不見物事的地方樹木叢生着。樹根和灌木蔓盤地上，但仍不能不向這不可名狀的艱難前進了。天空遠遠的上方，正當着大樹的梢，赤星曦微地光着。我這時已身心交疲，只靠自己斫來做好的大樑木棍子支撐一步一步地前進。俄然，我恐怖起來了。我不知道我怕什麼，祇覺得心臟的鼓動鬚髯就要跳到喉嚨來，冷汗點點的從額上滴下來。路立刻通向漆黑的深的洞窟。走着走着一看裏面時不禁毛骨悚然，原來一個怪物在裏面呢。猛禽的爪，骸骨的頭，插雲般高而瘦的女人，躺在土上，看我來了。却爬起來，一跳，舞踊到我的面前。她用劈耳般

(848)

的聲大叫道。

『這傻東西，你說要跟赤星去是不是。你以為你可以通過我的洞邊嗎？像你這孱弱的樣子勝得過我嗎？當心點，我是住在這鬥爭林的最猛烈的化物的。就有彷彿到我的洞前來的，給我敗了的就有千人，他們的骸骨都在林中晒着呢。』

『你是什麼呢？』我顫抖着問。

『我是卑怯精，』女人答。於是這東西的身體越看越大起來，恐怖也就一刻一刻的增加上來了。看着看着我怕得幾乎精神都顛倒了。此時我充滿着恐怖仰視天空。見赤星閃閃的輝耀着。恐怖立刻為之一掃。於是我揮起大槓棍，痛毆了三下那怪物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的頭。怪物發出悲鳴，倒在地面死了。於是我洋洋前進。忘記了一切恐怖和疲勞。不久走到一眼泉水的地方來，蹲下去飲這清水。一隻鵲鴿在泉石之上飛來飛去。我總想這小鳥好像再三的在招呼我似的。我想太不講禮不好，於是行禮了。於是小鳥開始歌唱。不意我居然懂小鳥的語言。小鳥唱，『朋友呀，你雖然驅除了鬥爭林的可怕的怪物，現在還非殺黃金岩上曝日的龍不可呵，這樣做了以後到工作者的幸福城的道路纔開呢。』

『可愛的小鳥呀，那是怎麼樣的龍呢？』

『是叫做資本的龍。那東西從一百年前就貪吞人類和財富，至今還沒有吃飽的樣子呢。可是你用不着怕牠。用勤勉的拳和正當的知識這兩個武器就能夠殺牠了。』

『怪可愛的——小鳥姊，我單單只有知識呢。』我心慌地說了。可是小鳥却笑着唱道：

『請看看後邊，請看看後邊，』依牠的話向後一看，梅希奧不是站在弟兄們的前頭進行着來嗎？——從後頭，卡斯巴兒也跟着朋友們走來呢，這一來，確信勝利是我們的了。我們合做一起進行到黃金岩來了。龍正在岩上卷蟠着吐火呢。我們把牠打殺了，洋洋地向前進。直到遠遠地看見工作者的幸福城的塔尖和屋頂的時候纔醒了的。』

於是，三個朋友商定於次晚同男女小孩及城中所有的窮人一齊出發，跟着赤星去。他們站在衆人的前頭出了城門。看見天上赤星閃耀着。他們就跟着赤星走。同三個朋友夢中所見一模一樣的事故完全發生了。他們不能不通過鬥爭的林與怪物戰。他們不能不在曠漠的原野同着美服的軍勢激戰。不能不橫斷無涯的暗黑的大海。而且險些在恐怖的暴風雨中失掉性命。

然而，他們終於能立在工作者的幸福城的門前了。這時，卡斯巴兒指着赤星，發生歡呼之聲說。

(850)

「看呀，引導了我們的星真是我們的星呀。在我們的星的正中現着勞動的象徵的斧頭與鎌刀。」

他們皆舉起歡呼之聲，因為勝利地英勇地通過城門了。

兩首關於社會問題的民歌

辛木

短序

近人搜集民間歌謠，大都注意於歌詠愛情方面的，至於關於社會問題方面的，却少有人注意到了。今年春天，我曾下決心搜集廣東客人的關於這類的民歌，結果搜不到什麼驚人的成績；暑假時，遠在櫻花島國流浪的好雯，却寄給我不少這種材料。因此便把有系統的長篇情歌，和這些民歌編成了一本因為妳，交廈門某書社出版。下錄的二首，是描寫婚姻問題的片段，至於歌詞的哀婉處，只有讓愛好民歌的讀者去體味了。

再：歌詞中有幾處與因為妳中所搜集的，稍有出入，蒙老友C君給我截正了幾處故也。

十八年十一月十七日最倒霉之日誌。

寡婦怨

後生無夫正孤淒

後生無夫正苦情，

妹今不講叔不知；

妹今無雙係一人；

肚中有事無人講，

三殮食飯無雙對，

長輩面前不敢亂言語

夜夜睡覺自己眠，

幾多抑鬱在肚裏。

轉側單身正傷神。

後生無夫不威風，

後生無夫苦難當，

單隻屐子無一雙；

食飽飯子入間房；

十八妹子來守寡，

睡到半夜思想起，

無人牽起湊成雙，

左右摸到空眠床，

問到長輩詐耳聾。

自想命歪無親郎。

(852)

後生無夫心就冷，
無夫妹子人看輕；
爺娘遺下有家業，
兄弟姊嫂日夜爭，
心中敢怒不敢聲。

後生無夫正淒涼，
單身獨步守空房；
半夜想起親郎事，
眼淚流來水般長，
爬床挖席不得到天光！

後生無夫氣得凶，
燈草打結屈在心；
妹子好比竹子樣，
月月生長肚裏空，
杆了一生在世中。

後生無夫日夜昏，
心肝哭痛眼哭紅；
頭不梳來面不洗，
七七四九未曾出房門，
命歪妹子攪水都不混。

後生無夫正淒涼，
後生無夫日夜長，

丈夫死了無生養；
枉屈妹子好難當；
有花開來無子結，
有花開來無子結，
枉屈一生命久長，
十月懷胎奈何養，
薑酒好食我無嚐。
妹子心中正難當。

等 郎 嫂

十八姐嫁到七歲郎，
瞞瞞夜夜移檯上眠床。

『不是看你爺娘面，
三拳兩掌打你下眠床。』

(瞞瞞夜夜，每天晚上也。)

『隔壁姪嫂你愛賢，
帶大丈夫不過五六年；

初三初四娥眉月，
十五十六正是月團圓。』

『隔壁叔婆你不知，
等到郎大妹老呢！

兩首關於社會問題的民歌

等到花開花又謝。 等到團圓月落西

有錢難買少年時。」

「哀婊子！ 賤東西！ 喊到媒人嫁了你，
嫁了你來討也過； 看個人材靚過你。」

「隔壁叔婆敢做我敢當，六月花草不怕霜；
洋船專門漂江水。 鐵杓專攪滾油湯。」

「臭爛貨！ 臭賤貨！ 捉到你來灌狗屎。
喊你爺娘來當面看， 斬你脚骨做鼓錘。」

一九二九年的歐美文藝界

北歐諸國

一九二八年度的諾貝爾文學賞，已經授予諾威婦人作家季克麗德·文德塞特夫人了。

夫人是丹麥人。一八八二年五月二十日生，今年五十歲。畢業實業學校後，服務於克利斯查尼雅市政廳，一九〇七年發表她的處女作，二年後（一九〇九年）退出市政廳，過她作家的生活。

一九二〇年出版三部作，「克利斯謙·拉維浪紫達特爾」使她成爲顛撲不破的一流作家。現在正又從事第二的三部作。夫人的作品，大抵以十四五世紀前後的世界爲題材。她所得的諾貝爾賞金據說都捐予慈善事業了。

一九二九年是北歐文學家生辰最多最熱鬧的一年。瑞典作家維涅爾·方·海典斯譚，和諾威的克努特·哈謨遜，都是在這一年做七十歲的壽辰。我們或者還記得罷，海典斯譚在三十歲所作的「文藝復興」嘗給了塞爾瑪·拉格列夫女士很大的刺擊，使她作浪漫主義的作品呢。

其次是瑞典的世界的作家哈瑪爾·左靄格亞堡，和丹麥的馬爾情·安特生·涅克蘇的六十壽辰。涅克蘇這幾年來都住在德國，去年爲着六十歲的生辰，特意遄歸他的故鄉，聞說今

(858)

後將不再過異國的生活了。近作『在鐵時代中』，描寫一農村青年，在世界大戰後混亂的世界中，成就了他道德的破產。

比利時現代最高詩人文·德·斐沃靄士特努，在附近岡晤的別莊死去了。享年不過五十一歲，使同國的文壇深置悼惜。

悲報傳出之後，其未亡人第一個接到的就是皇太子列奧頗爾德親王的吊問。『對於佛列密休偉大詩人嘉爾·文·德斐沃靄士特努的死去，謹表深厚的哀悼。請你許我分你的悲戚。』接着旅行中的國王也送來他的吊意。

斐沃靄士特努自十六歲以他的處女詩『克羅諾斯』震驚文壇以來，即常在新聞雜誌發表他的批評，隨筆，及小說等，他的純真而高雅的表現，使他成爲比利時第一流的作家。晚年任岡晤大學的文學教授，及學士院的會員。

德 奧

奧大利的戲劇家育俄·方·霍夫曼修泰爾於七月十五日以急病逝世，年止五十六歲。他最近因爲心臟病正過着退隱的生活，他的兒子又爲神經衰弱而自殺，他傷心的結果，使他先其兒子之葬儀而長逝。

霍夫曼修泰爾自一八九一年十八歲發表其處女作『明日』始，至一九二七年的『塔人』，中間以有名的戲劇『倚窗之女』，『冒險者和歌手』，『愛列克特拉』等，爲新浪漫派的主將。此外有隨筆集四卷。

德國的小說家，戲劇家赫爾曼·茲德爾曼逝世了。他生於一八五七年，享年七十三歲。他在十九世紀後半，一時與哈普特曼並稱，小說的『貓橋』，『憂愁夫人』，『過去』，戲劇的『名譽』等，使他博到世界的聲名。自然主義的傾向，交錯着神祕主義，充滿着憂愁味的他的作品，很適確地描出了二十世紀初頭德國社會的形態。晚年雖有如『狂教授』的大作，但作品的通俗味，似乎使他漸爲德國文壇所淡忘。

作家龔力希·馬利亞·盧馬爾克，以其小說『西部戰線無變動』震驚世界的文壇。他是歐洲大戰中的一個兵士。小說的內容是描寫戰線上的生活及當時德國國民的情形。該書在正月印刷初版三萬部，不二三月接連賣去百萬部，並爲荷蘭，瑞典，丹麥，法國，挪威，匈牙利，西班牙，捷克斯拉伐亞，波蘭，意大利，猶哥斯拉維亞，俄國，拉斯託基亞，勞蘭，羅馬尼亞，美國，英國，日本，最近中國等所傳譯，至七月爲止賣去的冊數，計美國二十一萬，英國十九萬五千，法國二十一萬九千，又如日本等編成戲劇上演，轟動一時，這都是文

壇上驚異的記錄。

(858)

奧大利的陸軍大臣。嚴令軍隊圖書館不得購買『西部戰線無變動。』因為這本小說是使軍人精神沮喪的。一個責任者會這樣說。

以勞動階級生活爲中心，世界大戰爲背景的列奧納德·法郎大的小說『嘉兒和安納』改作爲四幕的戲劇，在德國國內劇場上演，以其奇怪的科白，及舞台的效果，給了戲劇界異常的興味。

捷克斯拉伐亞的普拉格市劇場，一九二九年最成功的戲劇，爲路多夫·經迭克的『史維埃克大佐』。內容是描寫世界大戰中該國軍隊的活動，作家在戰前是個小學教師，詩人。戰後改業新聞記者。評壇上對他有可以置諸戰爭文學上位的批評。

蘇俄

勞農共和國聯邦蘇維埃大會選舉新中央執行委員，全數五百八十五名，內婦女百二十名。在新中央執行委員中，有馬克沈·高爾基。他本沒有出席，是以特別的決定再選出來的。

高爾基的勞作『里路謨·桑金』第二卷出版了。這是續『四十年』的第一卷的。以一九〇五

年一月的血星期日的革命終卷。但據說還要繼續第三卷呢。對於第二卷的一般評判，不見得樂觀。在這些作品中，高爾基的特異性，令讀者苦悶到窒息的那種色彩，似漸稀薄，而且隨便轉動人物削弱了焦點的存在。總之高爾基的作品，在藝術上很難說他有什麼新的進境。這是一部分人對他的批評。

無產階級文藝理論的指導者布哈林，已失去了蘇俄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及「勃拉烏達」編輯長的地位。據共產黨所聲明的理由，爲因布氏反對蘇俄共產黨的政策，加入右派機會主義的陣營。

託爾斯泰的末女，亞力山大·留奧復納，現在經營託爾斯泰圖書館，曾到日本作關於圖書館的現狀，及託爾斯泰著作等的講演。

莫斯科的藝術座，舉行創立三十年紀念的慶祝。在當日選演五個代表的戲劇。這五個戲劇選擇的目標，在使觀衆能一目了然三十年間俄國演劇的展開。入選的劇本爲「札·費奧多爾·約伐諾維齊」和「亞莫列莫列德·託列英」。後者是以共產黨革命爲主題的。此外是莎士比亞的「哈孟雷特」，陀斯妥夫斯基的「加拉馬佐夫兄弟」，及「三姊妹」。一批評家評柴霍夫的「三姊妹」的演技，謂可從我們的社會組織，一掃對於勞動的一切睡魔，冷淡，及腐敗的無聊

云。

南歐諸國

意大利戲劇界的明星馬爾可·普拉加死了。享年六十八歲。他生於密蘭。他的初期作品『兩個家庭』，『朋友』，已經使他在國中享了聲名。大家都知道他是最冷嚴的自然主義系統的作家。農民劇『處女們』和『理想之妻』是他得意而且是成功的作品。他從純正的現實主義與費爾加相對立。不過最近殊為不振。

意大利的內務部禁止郭果里，陀斯妥夫斯基，杜格涅夫，託爾斯泰等，舊俄羅斯文學家的作品在國中流行。理由為俄羅斯的文學可以供反法西斯帝宣傳的手段。所以一律禁止發賣云。

意大利建立了新的意大利學士院。由政府指名選定會員三十名。鄧農庶，辟蘭吉羅，羅塞帝，馬柯尼等的選拔是沒有疑問的。克羅捷，和費列洛，因有異議，尚未決定。

法國

法國的老前輩佐治·克里孟梭，去年已八十八歲，他為他的親友，法國的大畫家克羅德·莫涅寫的傳記，已經脫稿。莫涅死於一九二三年，八十三歲。克氏以簡動的筆致寫這本

『莫涅』，敘述這大畫家的生涯，及盲目以來兩人親密的交情。

一九二八年的光庫爾賞金，落在莫里斯·曼斯唐唐·烏鷲伊愛的作品『昂南謨·斯·彭塞·庶爾·梭·拔塞·』

法蘭西·亞卡德密賞金，爲安利·馬塞斯，和安多列·多育梅莊所獲得。馬塞斯獲賞的是他文學作品的全部。多育梅莊則是他的小說『利維爾·德·別特·克·盎亞倍爾·索伐捷。』馬塞斯是法郎士的弟子，由柏萊士轉入柏格森。這作品是短篇所集成，以非洲爲題材，以野獸，蠻人，能得到愛撫的，人道精神爲中心。

約翰·柯克託的『康·路·納維爾』及助爾·羅曼的『萊·張方·託列布爾』以其爲描寫空想的作品，成爲評論界的問題。

英美

埃齊·季·威爾士的映畫希納利奧脚本『曾王之王』已以單行本出版。這是因爲他的第三子在映畫公司服務而寫的作品。其內容是標榜平和主義，以爲戰爭是可以人類意志避免的。可惜映畫業者因爲競爭權利甚激之故，還沒有映畫化。

威爾士著作的版權常發生問題，而且竟有不相干的書店出他的書，威氏很憤慨這種實

(862)

狀，馳書英美的書店，囑他們如果看見招搖撞騙的書店印行的本人的出版物時，立即報告。在書店方面則宣言要取相當的手段。

爲紀念前年死去的英國唯一的，而且是世界的女優愛蓮·特蓮女士，在倫敦發起了設立演劇博物館的計劃，並且立刻發表了此舉的旨趣，以蕭伯納氏爲委員，着手捐款的募集。

美國作家塞奧多爾·杜萊扎，爲女流作家杜羅特·湯生夫人所告發。原因是杜萊扎的新着『杜萊札所見的蘇俄』，內容竊取她曾在新聞上發表過的俄羅斯觀的一部。杜萊扎的辯解，則謂夫人所發表的，正是本人的意見，是本人在俄國同夫人住在同一旅館時對她說的見聞記呢。她是美國第一流作家希列克列亞·留意士的夫人。

愛德華·嘉本特，於六月二十八日逝去，壽六十五歲。他是華爾特·惠特曼的友人，發表詩集『向民主主義方面去』以來，以思想家見知於世。更對於藝術，社會，及婦女問題，發表獨創的意見，博得世界的聲名。名著『愛的成年』，『文明的原因及結果』，以及其他著作，皆廣爲世人所愛讀。他的思想，以人道主義，愛，及自由爲目標。以社會主義爲基礎。

英國的戲劇家，亨利·亞薩·莊慈，於一月七日死去，年七十七歲。他自一八八二年以一篇『自銀王』得名於劇壇以來，一八八四年又出『聖人和罪人』。又上演『猶大』『誑者』等皆大

成功。其後繼續出版許多喜劇。與亞薩·波涅羅共占近代英國二大作家的位置。

拉多克利夫·霍爾女士的小說『寂寞的井戶』以壞亂風俗之名禁止發賣，抗議先從柏爾朱謨和愛爾蘭提起，繼成爲英國文壇的問題。理由是它是復羅意德的思想，描寫性慾交錯的。蕭伯納爲此也曾抗議過。著名的作家書店，提出「專門家」的反證。當局對之，這樣答覆道：「問題是，無論專門家怎樣證明，與裁判所是沒有關係的。作品寫得怎樣好也不成問題。如果都以專門家的證明來故盾牌，不但許許多多敗壞風俗的書籍都不受發賣禁止，而且寫得好的壞書將會更爲多數人所閱讀」云云。『寂寞的井戶』在英國誠然被禁止了。可是在美國却像生了翅膀似的暢賣呢。

印度

泰哥兒第三次到日本。他先是到美國去的，因爲對於美國移民官的態度太感不快，纔又折回日本講演『有閑哲學』。初本預定在日本多住的，因爲老病復發，遂匆匆歸國。

讀曾家父子合譯的肉與死

乖 乖

(864)

你以為看見了『貨價真實』的牌子，就可以相信他店裏的東西一定是『貨真』，『價實』麼？先生，你真太天真了，假使真是這樣想的。

你要一個例麼？好，*Voici!*（恕我有時在這裏插幾個法文字。這並不是賣弄我的法文本事，這是只因為『洋涇浜』說慣了，中外文同時自然混和了想來，手裏便自然的把牠們寫下來也。）

『……我們譯者的態度，也不能不格外慎重。我們……譯成後仍交互的和原文對勘；有時為了一字一句的懷疑，似對敵似般尋瑕索癥，不少寬假，實行離校的古義，雖謬誤或隱晦仍不能免，然比較的自信忠實了。』（肉與死後記之7頁）

這本病夫虛白父子譯的肉與死，實使我小子驚詫到了萬分。我素常聽說會老先生的法文好；而且也曾拜讀而又讚嘆過他譯的 *V. Hugo* 之幾篇戲曲 (*Bien entendu!* 我這裏不是來說他的文章的好不好，雖然魯迅先生稱讚過他的孽海花『結構工巧，文采斐然』的。) 但這回却給了我一個完全的欺騙（我以前——於今六七年了——的讚嘆他譯的東西，也許是沒有和原文對讀的緣故。）

他在譯文的字句上，確是在求『忠實』，於是：

“Un bruit de voix venait de l'entrée.”必得要翻成

「一陣人聲來從門口。」(頁一五五)(可惜不是「一聲的人來從門口!」)但這是他翻譯的格式，這又是一個問題了。

可是譯文倒底是「忠實」麼？

“... Couverte seulement d'un cote par un vaste flot d'or de cheveux.”(只半身爲金浪般的頭髮遮蓋着——我這裏所加的翻譯，不過是說明這句的意思罷了，並沒有「該譯作這樣」之意。)(頁一)

變成了

「...旁邊湧起如浪的頭髮。」

曾先生這樣翻的時候，大概還沒有看到下節的文字，

“Elle couvrait la moitié du dos, S'étendait sous le ventre nu brillait encore aupre'
des genoux en boucle epaisse et arrondie.”(牠遮住了背的一半，鋪到裸着的腹下，還鬚成了厚而圓的球在膝的四週閃爍着。)這一句便是前面那一句“... Couverte seulement d'un cote
...的實地的描寫。曾先生以爲是寫出的，翻出的，便過去了，可以不管，於是把這一句翻

讀曾家父子合譯的肉與死

成了！

(806)
『……牠一半披在背上，一半直鋪到赤裸裸的腹下，還閃爍在帶着圓滿的膝蓋邊。』(頁一及二)

會先生這樣翻的時候，當然已經完全忘却了他剛才曾經寫過這樣一句：『……旁邊湧起如浪的頭髮』的。因為他假使沒有忘却，便立刻要覺得他前後所翻的矛盾——描寫的矛盾，而覺得自己的錯誤，加以更改——除非他覺得這是 P. Louys 的錯誤。

我們試再比較一下原文與會譯。我說會『譯』，因為他這個文章，自以為是照了原文寫譯下來的；實際呢，會譯的完全是他自己的文章；我們試把會『譯』的再譯成法文，便變了這樣的一句：

“Dont la moitié couvrait le dos, l'autre moitié s'étendait tout droit sous le ventre nu et brillait encore auprès des genoux épais et ronds, ornés d'anneaux.”

我敢請會先生把他文的法譯與 P. Louys 的文字比較一下，看看牠們的不同處。

好好的法文中『亞西亞的』，或簡單地『亞洲的』，會先生把牠譯成了『亞西利亞』(頁二) 原文是 *Asiatique(s)*，我不知他怎樣譯的？他為什麼不也替牠做一個『註』，像『亞利哀納』

『加利利』一樣？他大概也查究不出來這個『亞西利亞』！

我起初很起勁的翻開這本肉與死來讀；但只看了七行，便見了這樣的譯文，心裏不禁暗暗喊着糟了！糟了！』但還提作精神讀下去，勉強完了一章。（二十二頁）你要知道我所發現的錯誤的數目麼？大大小小，不可寬恕之點，竟有百數十處……我沒有勇氣讀下去了……我的手隨便又翻到了九十二頁；眼光到處，又按連發現了五個錯誤（在兩行中！）……我的手又翻到了一百二十六頁……心裏却決定不高興看了，立起來坐到鋼琴前去彈奏了一回，寬了我的心……仍舊再回到寫字台前坐下，從一二六頁起看下，一直到了二百頁。你不要以為我是感到了什麼興趣，所以一口氣看了這許多！並不。我到處逢到一大堆一大堆不可寬免的錯誤，但在這些錯誤中我想，找些平日瞻仰的曾先生的文字的好處來；但是竟也完全失望。……

我這樣的寫也許曾先生要以為我是在胡言八道；所以請語絲的編者及讀者，更寬許我些地位及時間來檢些最最『乖乖了不得！』的例子！

『彷彿她的懷孕……』（頁三，第四行）

彷彿，原文爲Comme，應作『因爲……』

『——太陽才起來，他說。』(頁八第五行)

原文——*Au lever du soleil, il a dit……*，這是跟了上文葛麗雪的問題來的，應譯為

『——在太陽起來的時候，他說……』

『——你全攔着……我交給……去。』(頁九·末二行)

原文：*Je les mettrai tons……gue je paie…… Va*，應譯作：『我將把牠們都帶上……我

出錢僱來的……去。』

『自己穿着……』(頁十第三行)

自己穿着原文為 *S'etirer* 伸腰也。

『她自己也幫着……』(頁十二第六行)

這裏的『她』還是指印女奴而言的。想曾先生沒有注意到這印奴是女的，所以一見 *elle* 字樣，便以為是葛麗雪自己。*D'ailleurs*，這一段譯得完全一場糊塗！

『在圓滿的後臂……』(頁十四第二行)

後臂，原文為 *la croupe*，臀部也。

『從乳上……』(頁十，九末行)

乳，原文爲 *le sein*，腰部也。在頁一七四頁三行，有同一的錯誤。曾先生又連上三次把 *après* 當作 *supres* 譯成了『在……近旁，』（頁一七三之第六行，頁一八四之第一及二行，頁一八九之第三行），*S'accoouter*（憑肘）譯作了『緊靠着她的肘』（頁一三〇之第七行，）*se en* *Pas perdu le temps en conversations*（我沒有把功夫白丟在談話上。）變成了『沒有功夫同她談話，』（頁一三三之第五行，）*il Posa Silencieusement un baiser entre les seins Pythias le lui rendi sur la bouche……*（他默默地在乳間親了一個吻，比蒂亞在他嘴上還敬了一個……）變成了『他默默地按了兩人的吻，比蒂亞也回了他一個吻……』（頁一三七之第七行）*Bono*（雄山羊）變成了『牝牛』（頁一三八之第八行）*etc, etc……* 最有趣的，把 *cela n'empêche pas que*……譯作『因此……定要……』（頁一三四之第七行。）譬如我說：『曾先生是被人尊崇的小說家，但 *cela n'empêche pas qu' il fasse des fautes formidables dans la traduction……*』若把這下字句譯成『因此』他『定要』弄些了不得的錯誤在翻譯裏……』曾先生你看行不行的？！還有，他把 *intéressant* 譯作『去留心』（頁一三一之第八行。）假使我現在說：『曾先生，你的翻譯 *n'est pas intéressant du tout*，』這並不是說『你的翻譯『不大去留心』，定說『你的翻譯『不行』就是了！』

(870)

但是，你要以爲這些「臀部」變了「後臂」，「腰」變了「乳」，「雄山羊」變了「牝牛」一類的錯處，是算不了什麼的？你還要規模更大些的錯處麼？先生，你未免苛求了些！但是，*Je suis entierement a votre disposition*—

我們現在是到了頁一九一，第三卷第一章『到。』我們先來讀原文的第一句話：

“*Bacchis etait courtisane depuis plus de vingt-cingans E’ a est a dire qu’elle approche de la quarantaire etque sa beaute ……*”

P. Louys在這裏所說的一個妓女叫做 Bacchis 的，是操了神女生涯者已經有二十五年多了；是說她將近四十歲了等等。……你知道曾先生怎樣翻的麼？這裏便是他的譯文：

『巴葛唏是二十五歲多的女妓，人家說她將近四十歲……』

一個二十五歲多的女人，人家竟會說她將近四十歲，這個在在下看起來，倒是個新聞！隨便怎樣老相，便是二十五歲的男子，留長了鬍子，也決沒有看去像四十歲的，何況是一個女子？這個事實，不必要有一個小說家的想像力及科學家的觀察體驗的精神才可知道。……而且這個也不必要曾先生花了腦力去推想，P. Louys在第四卷之第二章裏，借了 Philotis 的嘴，說得明明白白，說起她——Bacchis——瘦得已要用項圈去遮掩她頸子上的深窪，「胸部

扁得已需用假乳，太陽穴部的白髮已需染黑，頭髮少得要戴髮套……（肉與死頁二八八）曾先生也許沒有看到這裏（因為肉與死從第四部起，是他子宮譯了。）他或許也感覺到他譯出的有些不近情理，但因法文文理究竟不十分高明，看起來，還是那樣的意思，於是隨她去了，一面心裏在暗暗笑着 P. Louys 的觀察不週到也說不定！便在這一章的起始，不過隔了一小節，又弄出了一個笑話。這下我要請你們先看了，研究了好的譯文後，再看原文。譯文是：

『她很能知足的祇買了一個十歲的黑女，準備將來叫她每年生育……』（頁一九一之第八及九行）

想你們都看懂的罷；她買了一個十歲的黑女來預備將來生育的？好，請再繼續看下去：

『……七個非常美的女夾種在女奴腹裏種出來了，也生了三個男孩……』（頁一九二，第二及三行）

（871）
『七個』女夾種，加上了『三個』男孩——當然也是夾種！——一共十個孩子，從女奴的腹裏種出來了。這女奴，當然便是那十歲的黑女，（因為 Bossy 很能知足的買了『一個』十歲的黑女也。）現在從這個十歲的黑女的肚裏，忽然接連種出了十個夾種來！！真是了不得！你們

(872)

懂得這個訣巧——曾先生這樣生育的訣巧麼？即現在世界上研究馬種，及一般生物學者，生理學者，恐都懂不了這個生育方法！所以我勸你們也不必白費心血去研究這個 *Uteraricide* 的生育方法，且來讀 *PLOYS* 的原文：

“……elle avait su secontenter pendant dieans d'une seule negresse et parer a e avenir en la faisant feconder chaque anee ……”

意思是：『她十年來能夠滿足着只用一個黑女，叫她每年生育以救濟將來……』只是這樣極簡單的意思，*PLOYS* 並沒有說出黑女的年歲，也沒有傳授她特別生育的方法。女奴既服務了十年，每年生一個雖然已很吃力，但是不是不可能的了。……

我想這些例子，一定已經很能滿曾先生的要求了。這還不過是在我所看過的一百二三十頁中發現的錯誤中之百分之一二呢！從這些錯誤中看來，我還得誠心勸告曾老先生多下些文法上的工夫，將來再翻譯的時候，一定不至於有這類的笑話了。

可是在結束之前，我還得說句公平話。虛白譯的部份比他父親譯的要好多了，雖然還到處可發現錯誤。不過無論如何，這部肉與死的譯文，配不上掛起『貨真價實』的招牌。

九月下旬在客邸